

吃完晚饭，华灯初上，朋友在微信上向我问好。我望着窗外的夜空，说，今日元宵佳节，附近好多社区在举办灯谜竞猜活动，要不，我们俩隔空也来猜一下粽子？她问：猜粽子与猜灯谜有什么区别？我说，我们北仑人称“谜语”为“粽子”，所以猜粽子就必须先猜北仑老底子的谜语。她略一思考，答应了，说，你先出题。

外面有鞭炮在砰嘭作响，我马上来了灵感：“听好了，我的第一个粽子——粽子粽子，两头缚之，砰嘭响之，耳朵打之——打一节日用品。”我打算一开始就难住她，不料她马上笑着回答：“不就是鞭炮吗？要不我放一个给你听听？这么简单的粽子。”紧接着她说：“听我的：细细篾，打敞篾，敞篾里头开红花——打一用品。”这有点难度了，我一下子没有思路，要她略作提示。她说，你从前两句入手去思考，这东西说不定现在在外面去就能看到。“细细篾”“现在在外面能看到”？我忽然眼前一亮：灯笼！

又轮到出题了。我从刚才吃过的汤圆，想出一个粽子：“石岩高，石岩低，石岩里头雪花飞——打一用具。”她停顿一会儿，问：“我家有吗？”我说，从前的，现在也许没了。我提示她：“注意‘石岩’‘高’‘低’‘雪花’。”她思路敏捷，马上猜出来了：“磨粉用的石磨！我家小屋里还放着呢。”

春节假期，一家人出游南方。

大年初二，驾车从顺德出发，上甬莞高速，大概开了100公里，道路就出现拥堵。随后一路走走停停，直到晚上5时多才到达潮州桔子酒店。顺德到潮州408公里，行车近8个小时。

夜幕中的潮州，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。桔子酒店的保安提醒我们：打的去古城，不要自己开车，街道上太堵。立马滴滴打车，网上显示前面还有四十多人排队，我们等不及，就自驾去牌坊古街。

开车没5分钟，就印证了保安的说法，马路上水泄不通，只能下车徒步，一人开车找停车场。

随着簇拥的人群走进牌坊街，在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走马观花，恍若进入新奇有趣的梦境。

潮州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牌坊古街所立22座牌坊，皆为纪念历代潮州文化名人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十相留声坊，是明朝嘉靖年间，潮州知府丘其仁在任期间主持修建的，为常袞、李宗闵、杨嗣复、李德裕、陈尧佐、赵鼎、吴潜、陆秀夫、文天祥、张世杰10位宰相立坊标榜。整个古街中式明清石牌坊与南洋风格的骑楼交相辉映，形成中西合璧的侨乡风貌。

眼前灯火里的牌坊古街，让我想起冯骥才在《潮汕观艺录》中的描述：“潮州老城保存得比较完整，两千多米的老城墙、墙门洞、

这个春节，先是我回老家过年，正月初三去给丈人丈母拜年。两个老家都坐落在山区农村，风景秀美，现在交通也都便利。

在自己老家时，需要照料卧病在床的母亲，还得张罗过年的菜肴和必要的祭祀活动，从早到晚难得歇息，每天累得腰酸背痛，由此深感早年父母操持家务的不易。丈人丈母身体尚好，虽然有多种基础病，每天得服多种药物，前不久还感染了“新冠”，但日常生活都能自理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这次回家好菜好饭招待，还一定不让我们动手。所以在妻子老家，除了偶尔被孩子拉去辅导作业，算得

不容我休息，她的反攻就来了：“后门口头一株菜，落雨落雪会朵开——打一用具。”哈，这则粽子几十年前母亲就给我猜过。“雨伞！”我大声说。

从雨伞我忽地联想到了另一个粽子：“天里一枚针，跌落无处寻——打一自然现象。”谁知她听

打一用具。”这次，真的把她难住了。她口中念着“金漆屋”“拉回声”，就是想不出来，只好叫我说出答案。我告诉她：“这是座钟，相信当初你结婚时应该也有的。”

“是的，我结婚时，座钟是有的，”她念叨着，“金漆屋，玻璃门，这倒有点像，但是，哪里有姑

我们的节日·元宵·精神的家园

正月十五猜粽子

张仿治

了，并不正面回答，却说，我也给你猜一个：“天里一块豆腐，跌落闹棚——打一自然现象。”我和她一起笑起来。我说，这前一个“下雨”倒是常见，后一个“下雪”，现在难得碰到了。

这次又打了一个平手，我继续进攻：“青石板，石板青，青石板上钉铜钉——打一用具。”我还没说完，她就抢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有星星的天空。”“哈哈，你厉害！我再来一个！”我说，“金漆屋，玻璃门，里头姑娘拉回声——

娘拉回声呢？什么叫拉回声呢？”我告诉她，“拉回声”本来指的是轮船汽笛，“回声”两字大概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。座钟到点了，不是会敲出钟声来吗？

她点了点头，说：“现在轮到我来难难你了——暗洞洞，亮洞洞，十八个将军抬勿动。这东西，村子里大多有。”

“村子里有的？”我琢磨着，“听你这意思，它不是一个小小的物件。——暗洞洞，亮洞洞……”我足足想了一分钟，还是没有思

老街、老树、老屋，叫我吃惊……更让我关注的是与这些历史经典交相辉映的城中间的烟火。比起各地一些被开发的、经过商业重构的老城区，潮州古城更多保持着原生态，原住民们生气勃勃生活在自己世代相传的社区里……”

古街两边堆叠出无数家大大小小的店铺，五花八门，有手拉壶、瓷器、饰品等潮州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也有文化书店、各色美食。

我一直对牌坊街上的“颐园”心存期待，颐园也就是饶宗颐学术馆。饶宗颐是现代大名鼎鼎国学大师，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，分别与钱锺书、季羨林并名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。

2013年夏末，我曾在香港拜会饶宗颐先生。当时先生已98岁高龄，精气神十足，盘腿坐在垫子上，一点也不费劲，和我们一行人讲宁波与香港的渊源，甬港两地的文化交流，侃侃而谈，思路清晰，完全不像近百岁老人，印象极其深刻美好。同去拜会的领导们对饶先生精神状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5年后先生逝世，享年103岁。

怀着对饶先生的敬重，特别渴望快点走进颐园，感受大师的思想和文化内涵。在层层叠叠的人群中努力加速，但等赶到颐园，已关门，终成此行一大遗憾。

牌坊街绝对是“吃货”的世界。牛肉丸、甘草水果、春卷、粿条、炒茶果、潮州三宝等潮式特色美食，应有尽有，价廉物美，每家店铺滋滋地冒着香气，门前都排着长队，即便是买好喜爱的小吃，也没地方坐着吃。晚饭就是街上的小吃，女儿在一家“十八曲老二鱼

山乡假日

王 梁

上真正的过节假日。这两三天的时间几乎完全属于了自己，睡觉吃饭，看书闲逛，晒晒太阳，好不轻松自在。妻子、丈母常与几位邻居凑在一块闲聊，村里的家长里短在她们嘴里津津乐道，散落进我耳朵，亦觉饶有趣味。

春节假期恰逢连日晴天，无数“杨康”伺机出动，报复性旅游汹涌而至。自媒体上满屏的人山人

饺”等了半小时，花25元买了“鱼饺四拼”，站在街头品着，直喊好吃。我在“包哥”店买了一盒各色甘草水果，38元，量多种类，爽口香甜。手捶牛肉丸是最有特色的潮州美食之一，一颗颗圆滑的牛肉丸，嚼劲十足，满嘴喷香，极富回味。据说，手捶牛肉丸选用当地最好的牛肉，用两根特制的铁棒轮流捶打成肉浆，而后做成肉丸。

漫步在牌坊古街，充分感受到潮州是一座“活着”的古城，当地

市民平实、古朴、闲适的生活方式，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这也许就是人们喜欢来此地的原因吧。天色已晚，明天还得赶路，只能留些“余香”给自己一个下次再来慢慢品味的理由。回酒店的路上，很长一段路被密密麻麻的人流裹挟着，虽不能信步闲游，但灯火里牌坊古街洋溢的热闹与喜气，构成一幅幸福和谐的人间景象，让人陶醉。

小洲，一家三口玩水、赏景、拍照、打水漂，流连忘返。第二天下午，妻子嫌冷怕累不想出门，我带上儿子一路步行，沿寺前王水库，经陈夹亩村，登上姚岭水库大坝，再绕行库边青山环抱，碧波万顷，太阳铺洒在漾漾绿水里，寒风吹皱了如镜湖面，泛起万千金鳞。

桐岭村是妻子的外婆家，山民绝大多数早已外迁，人走屋坍，到处断垣残壁，杂草丛生，不过尚有两三户不知是原住民还是外地人留守村中，放养鸡鸭，栽种蔬菜，也有些慕名而至的游客闲人到此烧烤、垂钓、徒步、探秘，增添了些许人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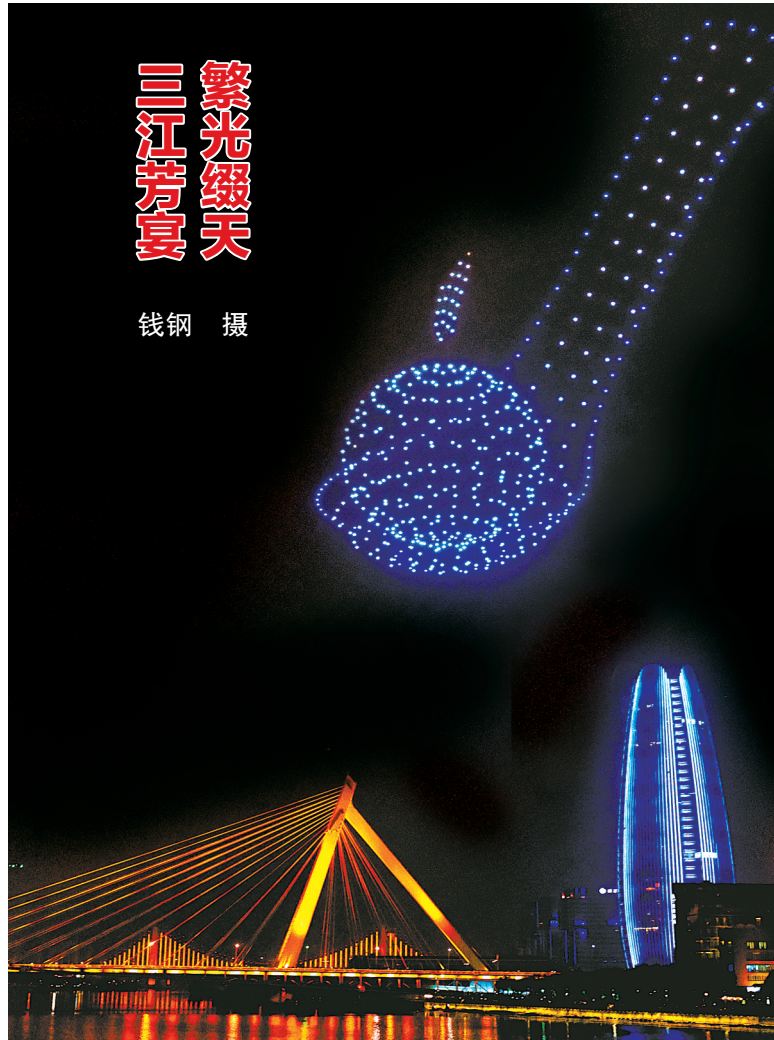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村中央的石桥上环视四方，但见此地傍山临水，竹木葱茏，经一幽深隧道和一羊肠小道与外界相通，颇有桃花源记中自成天地的境界，如能适度保护开发，不失为一处精致如玉的佳地。晚上与丈人丈母、妻子分享下午的行走经历和照片，勾起了他们久远的旧日回忆，他们在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中拼接起了许多往昔的时光碎片，有些情绪和情感在他们的眼眸、心头流动，我仿佛也进一步融入他们的世界，这种奇妙的联结甚至漫流到了儿子的心田。

我们的老会长项秉炎同志，于2023年1月27日以91岁高龄走完了他光辉的革命人生。宁波市民对他的谢世，表示深深的怀念和哀思。熟悉他的党政干部尊称他“项书记”“项主任”，慈善系统工作人员则尊称他为“老会长”。

项书记个头较高，微弯着腰，脸上总带着笑容。上世纪90年代，我工作的地方离家近，经常见他骑自行车或步行于街市、与熟人聊天。节假日，不止一次在鼓楼菜场相遇，他搂着我肩膀说：“依也来买下饭啦。”

与项书记初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。1991年3月，我到永寿街1号上班。时任宁波市委书记的项秉炎同志约我谈话。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听说你七十年代搞过报道组，我以前也搞过新闻，这次让你去报社也事出有因，要把报社在原有基础上搞得更好，我自己也下田去搞过——棉花，是不？”她连声夸我：“脑瓜子灵！”

一问一答间，我们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元宵夜。



钱钢 摄

青青马兰

冯志军

“三五六三七，三八三九二二十七，马兰开花二十一……”儿时踩皮筋唱的歌还在嘴边，马兰笋丁香干凉拌的味儿还在唇角，我却已不识马兰了。

春晨，和先生在老家的村路上走，眼前一亮，水渠边有一大丛鲜黄的绿——水滴状叶片光滑油亮，一簇簇伸着翠绿的脖颈朝向太阳，迫切得仿佛要扯出整个春天。

啥东西长得如此蓬勃？先生往我头上爆了个“栗子”：“还农村人呢，连马兰都不认识啦！”哇，是马兰！我一脚踏进青石板，蹲下摘起来，一捻一闻香掉了鼻子，一把把藏裤兜放衣袋……正摘得高兴，前头楼房门开了，一个老伯大叫：“我家的马兰，你在干吗？”无意中，我竟“偷”了别人的家作货。他走近，依稀辨认出我这个三十年前的本村丫头，讪讪说：“是老乡啊，我去年下的籽儿，村今年开春去卖。你逮你逮。”

这个此地才有的“逮”字，勾起了我对马兰的全部记忆。多年前的周六，孩子们的时间全给了山野。父母把我托给外婆带，外婆很少一本正经地管教。雨天一叠《山海经》，晴天放我们山野里飞。春菜猛长时，索性给我们一个竹篮，哥哥摘青、妹妹逮葱，我上山揪马兰。

穿过小河，迈过田野，爬上山地的缓坡，穿过小竹林，到了山顶，环视脚下的村庄田野——河水在太阳下泛着白晃晃的光，绕着小村弯曲流淌。牛半悠闲，嚼着满口春草，缓步移动。农人在田间劳作，鸟“啾啾”两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油菜花黄得正好，点缀着广袤的大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胸中全是草、花、泥的香，空气中掺杂着牛羊特有的臊气——揪马兰？我早把外婆的叮嘱抛到

这些年发展很快，晚报、商报也办得不错，你忙不忙，可否到人大兼职。那之后，我在人大当委员，先是法工委，后在财贸工委，经常聆听项主任的讲话。

1998年9月，宁波市慈善总会成立，项书记担任创始会长。他和同志们除了首创慈善“一日捐”，在助医、助学、扶困上都有创新项目，冠名基金沿用至今，还有“慈善童心”“彩虹助学”等。此外，还在全国先行兴办慈善实业，比如占地百亩、千张床位的养老机构“颐乐园”。在颐乐园动工奠基现场，项书记对我说，报社能否出把力。我即与报社党委成员

商议资助。现在看来力度不大，当时班子成员都年轻，尚不知养老的重要性。后来，颐乐园、华慈医院凡发生一些小事情，项书记指示派记者调查，都能圆满解决。

项书记很重视慈善宣传，市慈善总会成立之初，即与报社联办《宁波慈善》刊物，即《大爱》杂志前身。创刊伊始，市慈善总会负责宣传的两位老领导找到我，传达了项书记意见，由报社印刷厂负责印刷，费用适当优惠。有关人员质疑，费用无处可列支。我即回答：支持慈善为何不行？从此，报社一直非常支持这个刊物，提供办公场所，直至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的《大爱》杂志月刊，项书记还为本杂志题名。

这30多年，我的工作变动不大，大多时间在项书记的领导下。我深深体会，他是一个宽容的领导，和蔼的长者，有学问的人。他以高龄与我们永别，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并奉为楷模。

（作者系宁波市慈善总会副会长、宁波日报社原党委书记、社长）



元夜灯火新

海客 摄